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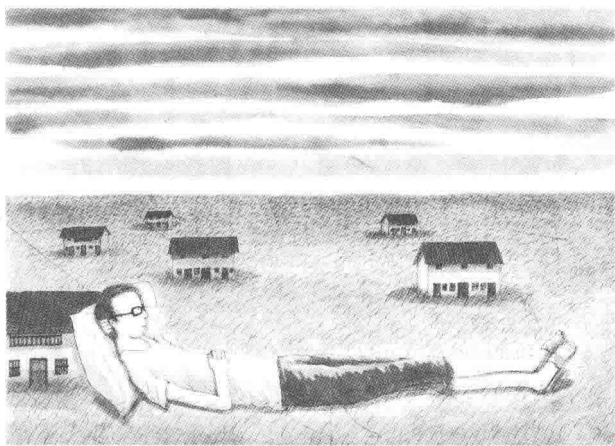
山中的糖果

邓安庆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山中的糖果

邓安庆 /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中的糖果/邓安庆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02-011531-0

I. ①山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69271 号

出 品 人: 黄育海

责任编辑: 朱卫净 张玉贞

装帧设计: 高静芳

内文插图: 星星的插图

封面插图: 杨 猛

山中的糖果

邓安庆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9.25

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11531-0

定价: 39.00 元

邓安庆，祝你好梦！

邓安庆是我表弟，我们的母亲是亲姊妹。邓安庆今年 32 岁，我也 32 岁，我们认识三十多年了。

邓安庆在“豆瓣网”上的 ID 原来是纸上王国，后来改回本名，这个 ID 说起来也有几年了。印象中，头两年很清淡，这两年很闹热。因为豆瓣，他出了一本书，又一本书，也算是实现了他的文学梦。对，文学，这是他全部的理想所在，为此，他付出了他的所有。他写的东西怎么样，好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只是他每次写出了新东西，我就来这里老老实实在地评论，推荐加广播，这也算作老姐的一点儿支持吧。

从初中、高中，到大学，再到现在毕业八年，这十多年里，每次我们见面，他必然谈论文学。当他谈论文学的时候，我就只有听的份儿。平常，他是不可爱的，也只有在讨论文学的时候，他会娓娓道来，会抑扬顿挫，会口若悬河，会手舞足蹈，这时候的他泛着金光的。他能在文学这条路上一直走下来，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。因为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内心柔软的人，从不吼人，从不说脏

话，不议人是非，不强人所难，凡事不坚持己见。假设说他不喜欢吃苹果，你好言好语地劝他，他会吃的。

现在想来，他早在少年时代就显示出汉语言文字方面的天分。比如说，他初中就拿了稿费，获得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的表扬，这在我们那样的村子里是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小孩子写的字变成了钱，人们觉得很神奇。又比如说，他成绩很差，除了语文。那时我们在同一个年级，不同的班。有一次放了学，我看到他在路上哭得双眼通红，后来才知道他数学考了13分，也许是31分，记不清了。总之，语文是他的骄傲，救他于水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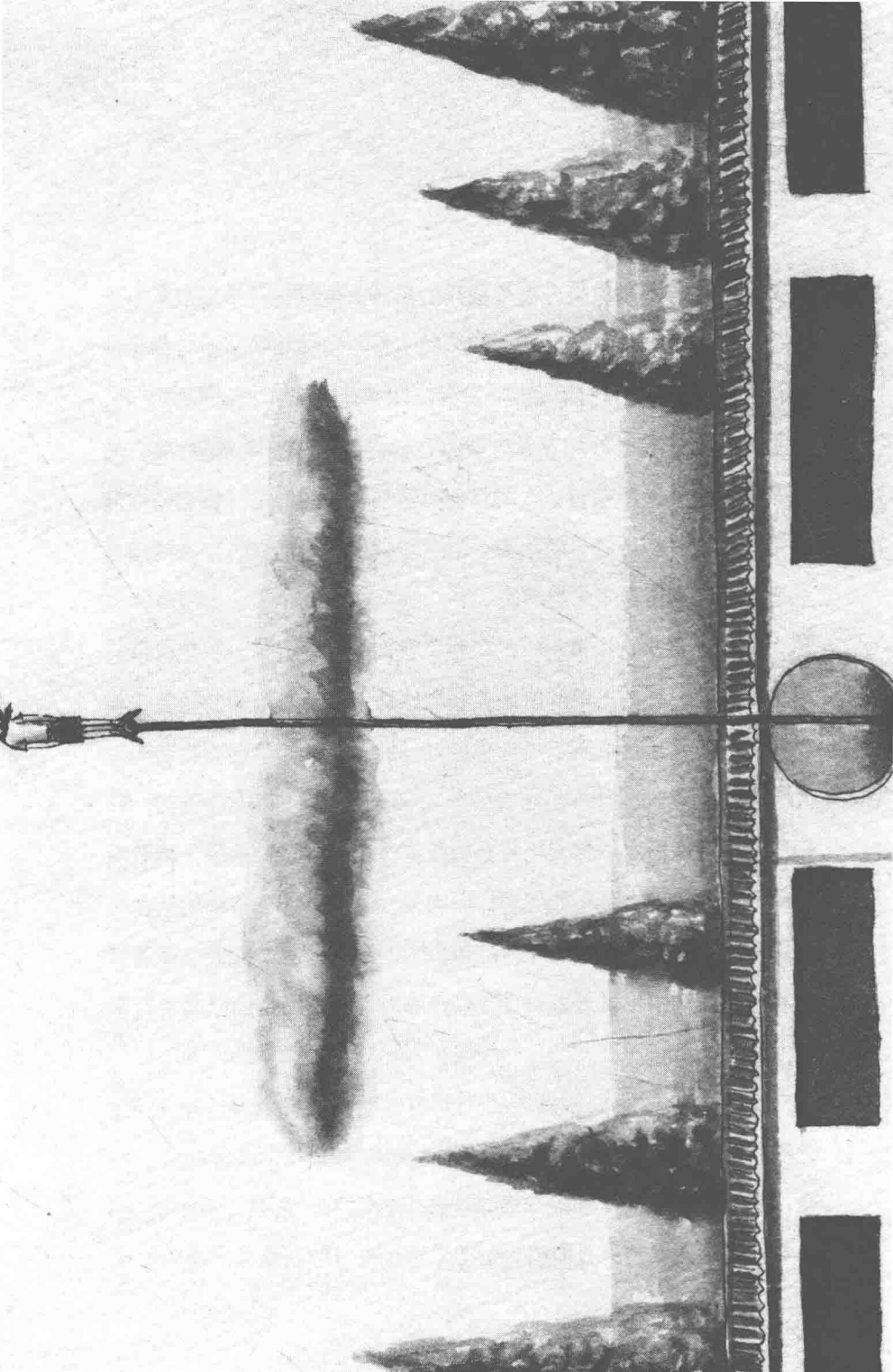
他那时候过得很苦，父母常年在外种地，他寄宿姨娘家，当然，也就是我家。我们家族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群，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，接近于冷漠。虽然我们没有排挤他，但他是一个生性敏感的人，总好像被欺负了似的。那三年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，后来看了他的一些文字，才知道他很痛苦。但他又是一个特别善于自娱自乐的人，所以想来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精彩，因为我看到好些那时的时光在他的笔下凝结成了文字。

那时候他每天都在创作，写的东西以诗歌和杂文为主。诗歌的话，主要是一些关于友情和自然的，每次写完他就迫不及待地叫我读。我读了每次总忍不住告诉弟弟妹妹，然后我们一起取笑他。因为那些诗歌真是太大白话了。杂文呢，那会儿写的杂文想来他都不

好意思看了，都是些生硬而且稚气的东西，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老头子，说着些老气横秋的话。总之他不是个聪明孩子，也并非才华横溢，主要是靠自己的琢磨与观察，还有他的天性也是很文艺的。我们那个村子在长江中下游，我家往南走个一二百米就到江边了。那里有杨树林、芦苇林什么的，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。我们走在河滩上，哪怕是一条简单的水流，他也能编出许多话来，什么两国交兵啊，什么水田房子之类的。

还有一件事，大概初一的时候，我们的外婆去了。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姑娘，外婆出殡的时候，我和妹妹一人拿个纸糊的仙鹤走在仪仗队前面，还嘻嘻哈哈地觉得挺好玩的。而他，早已哭成了泪人儿。他那个哭呀，并不是那种夸张的哭天抢地，而是眼睛红肿着，泪水哗哗地像河水一样冲刷着他的脸庞。那一阵子，他每天就哭啊哭的。我都觉得十分不能理解，因为外婆有两个孙子与她生活在一起，而他只是个外孙，也没有与外婆生活在一起。我想，可能是那种气氛感动了他，还有死亡，或许那时，对于人生他已有了许多思考。

到了高中，我们依然同级不同班，但我们都选择了文科班。一二年级的时候他还逍遥着，毕竟他的语文实力在那里。到了高三，有了升学压力，那时候我学习压力特别大，跟他几乎零交流。只记得有一次课间，我们都在四楼走廊休息，看到他在一楼花园里



散步。那时正是春天吧，刚下过一场雨，落了满地的迎春花，明黄色的。也有些别的不知名的小花，红的紫的，他一个人坐在一棵垂柳下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的那些女同学都窃窃私语，觉得他奇怪。那时候我真不好意思承认我认识这个人，作为他的表姐兼朋友，一生中这样的时刻还真是不少。

他就是那种奇怪的人，总是跟别人不一样，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，说跟别人不一样的话。高中时代，他主要写了一些小说与散文。我依然是他的忠实读者。我不喜欢他写的小说，作者立场太明显了，用力过猛，总觉得很煽情，不喜欢小说的结局。而他的散文，我一直都是很喜欢的。他写散文，选材都是些极平常的生活场景，却在他的笔下产生了诗意。哪怕是屋前屋后那几只母鸡，他也能整出一篇文章来。这些文章大都自然朴素，柔软清新。有时，我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，觉得自己也会写，但真正提起笔来，我却写不出来。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琢磨他的写作对象，而且他已经有过大量的练习。

大学，他自然选了中文系。那时候他给我写了一些信，我都还留着。这些信都写得十分工整而优美，大都是些散文。不外说读了什么好书、认识了什么人、去了哪些好地方等。往往五六页一口气读下来还觉得意犹未尽。他的字写得很秀气，像个姑娘。如果说初中他是一棵希望的种子，高中差点儿夭折，而大学，他终于发芽

了。脱离了应试考试，摆脱了分数排名，他在文学的天空里自由翱翔。从那些年的信件、电话还有过年见面的会谈中，我感觉他整个人都活了。一种由内而外的鲜活，他的生活是丰富的，他的言谈是鲜活的，他的认识是美的。每次他都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思想、新的想法。当然，所有那些生活啊、言谈啊、认知啊、思想啊，都是关于文学的。他一直是我认识文学的一扇大门。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知道，有个邓安庆，爱看书，会写文章。

后来我们都毕业了。最初那几年他仿佛吃了很多苦，找工作很难，好不容易找到的，都与兴趣无关，也干不长久。生活困顿，到处奔波，没有学历，不被承认，这些他都没跟家里人说。只是偶尔跟我提一下。那一阵子我感到了他的消沉，文学也不怎么说了。直到我读到他的《柔软的距离》，我才知道，他这些年一直在默默地坚持。他心中有一个梦想，一个关于文学的梦想。这梦想是他的明灯，于现实的生活中指引着他，让他找到方向，生活的方向，生命的意义。他说，感谢豆瓣，在这里，他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。有许多人跟他谈论文学，有很多人喜欢他写的东西。

现在，他去了一座喜欢的城市，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工作之外的时间就看书写字，生活简单自足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，也不会去想活着是为了什么。而邓安庆，他就喜欢琢磨。他热爱这个世界，他

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，在自己选的这条叫做文学的路上奔跑着，纯粹而决绝。一开始，我有些伤悲。因为我的表弟，他跟别人不一样，一把年纪了，不想什么房子车子老婆孩子。我以为文学是他的一个梦，就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，他们也做过文学的梦，做着做着就醒了。现在看来，邓安庆很享受，他没有要醒来的意思。那我祝他好梦。

2015年11月11日

目 录

代序：邓安庆，祝你好梦！ / 文菲	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亲人记	1
-----	---

归去来兮	3
------	---

姐姐们	12
-----	----

仙芝	75
----	----

癫痫	98
----	----

有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	106
------------	-----

世间记	113
-----	-----

山中的糖果	115
-------	-----

霜花	129
----	-----

白云	150
张丽娜	166
薄荷	176
广州奶奶	188
合租	193
快餐店的日与夜	200
回乡记	213
回乡十记	215
跋：慢慢告别	272

亲人记

归去来兮

小时候姑姑常来我家，吃了晚饭就住下，住了两天就又沿着长江大堤走回去。来的时候，会从青布包里掏出苹果或者梨子来，专给我吃。走的时候，哭，站在我家茅厕边上的杨树底下哭，哭到最后像是打嗝，一只母鸡不耐烦地从柴垛上飞了下来，她吓了一跳，哭声噎住了，低下头抹了抹脸，就沿着田间小路爬上长江大堤回去了。她头发稀疏，黄牙齿，大门牙断了半截，手臂青紫，我看了忍不住躲到房间里去。有一次，父母去了长江对面的江西种地去了，我刚放学，从小学一路走回来，就有大伯说：“快点儿回，你家里来亲戚咯。”我撒开腿往家里撵，远远地看见她站在我家的豆场上，冬天的风把她的头发吹起，露出红黄不均的头皮，她把我搂起，摸摸我穿的单褂：“你为么子穿这么少啊？”又看看我穿布拖鞋的脚：

“你没得棉鞋穿吗？”我吸着鼻涕说：“妈妈冇告诉我在哪儿。”我忍不住看了又看她青肿的嘴角。

姑姑给我做饭，又给我烧青艾水泡脚，还给我脚背和手背上的冻疮抹了药。她在我家的堂屋走动，问我爸爸、妈妈离开家多长时间了，又问我一个人在家里怕不怕。我说怕的，打雷的时候轰隆隆的，还有老鼠跑来跑去。她揉搓着我的脚，要我在滚烫的水中多泡泡。我泡脚的时候，她又去我家的米缸看了看，没有米了，也没有面了。她像是房子着火了一样，慌张地跑过来：“你这几天吃的么子？”我说：“屋里有红薯和土豆啊，我煮了吃。”她坐在板凳上，又搓起我的脚背，搓着搓着掉眼泪，抹了抹眼泪，又继续给我搓。第二天起床的时候，我的床下有了新的棉鞋，还有新的棉袄，穿上后暖和极了，还有姑姑给我端来的米汤，也被我一口气喝光了。

大我十几岁的表哥第三天来到我家，姑姑站在豆场上挥着手让他走：“告诉那个老祸害，我不会回去的！”表哥隔着几米远，细细地叫道：“妈嘞，屋里不能没得你。”姑姑扭着头不看她：“不回不回！老祸害不死，我要给打死。”表哥继续细细地说：“妈嘞，我们都批评他了。他不敢咯。”我站在灶房的门口看着他们一对一答的场景，姑姑干瘪的脸颊簌簌地抖动，红肿的手在空中劈切着什么，而表哥缩着大而敦实的身子在姑姑边上打转。到最后，姑姑让表哥去村里买了肉、排骨、莲藕和一袋米来，给我做了晚饭，又多做了

好多菜。我说太多吃不完，她说：“你明天、后天把菜热热就好了，别喝冷水，实在饿了去我那里，晓得啵？”我点点头。她收拾好东西，表哥走在前头，她跟在后头，我站在路口看着他们离去。走着走着，姑姑突然又转身过来：“你到我屋去吧！”我摇头：“我还要上学啊！”她点点头，从她上衣的兜里掏出手帕，一层一层打开，里面有钱，“这是十块钱，没米了就去村里买，晓得啵？”

有时候姑父沿着长江大堤下面的村庄收破烂，也会到我家来。那时我正站在板凳上拿着锅铲炒菜，他就站在灶屋的门口笑咪咪地看我。我回头见是他，叫了一声，他黝黑的脸上更是笑意满满。我不愿靠近他，因为他身上很脏，带着垃圾的臭气。他抽着劣质呛鼻的烟，不断咳嗽，咳咳一口浓痰吐到豆场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十分害怕他。姑姑来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来过。他来的时候，姑姑也从来没有来过。他们像是故意相互错开。唯有一次，他们相聚在我爷爷的葬礼上。爷爷的棺材放置在老屋的堂屋里，大伯、二伯、我父亲守灵。姑姑站在棺材边上喊：“我今早晒衣服，你都冲上来打我一气。”她把手臂上的瘀伤亮给她的三个弟弟看。大伯说话了：“大哥你这要不得！”姑父摊开手掌说：“她从嫁过来，就对我父母不好。对我也不好。”姑姑趴在棺材上号啕大哭起来：“你是个畜生！我早不想跟你过咯。”姑父蹲在老屋的门口：“你对我从来都不好。”大伯站在他们中间：“老两口不就是争争吵吵打打闹闹过一生